本期讨论主题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部署要求。尽管IP开发、技术赋能属于业界持续关注的话题，吴长青、李玮两位学者的观察与思考，依旧富有新意，启人深思。当前，网络文学产业正处在快速变动、迭代激荡的阶段，面对扑面而来的技术变革，以及创作主体、业态利弊、发展前景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亟需我们保持审慎姿态，及时梳理，理性研判，把握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方向。

——主持人：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



从读者到观众再到准作者——

沉到日常里的网络文学『IP』

□吴长青

从体量到流量，是当下关于网络文学IP转化最现成的说法。它把十余年间的产业变迁概括为一次尺度的收缩。起点模式时代，部部作品动辄数百万字；到今天，一部微短剧不过二十集、单集不足两分钟。

但体量与流量的对举，只描述了外部形态。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条路径上，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萧潜《飘邈之旅》开创的现代修仙体系，到骁骑校《橙红年代》所代表的都市类型长剧，从唐家三少《斗罗大陆》漫画十五年的连载，到今天人人可上手的竖屏短剧，这条路径的终端，恰好是受众从读者变成观众——从文字的消费者，变成影像的当事人。而正是这一变化，反过来重塑着创作本身。

纵观网络文学IP发展的几个阶段，可以得出，这是一条从专业到全民的谱系。首先，长剧时代是文字的工业化。网络文学的第一次跃迁发生在文字内部。萧潜的《飘邈之旅》被公认为网络玄幻修真小说的开山之作，为后续类型小说提供了整套可复用的世界观语法；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则把“升级流”推到极致，533万字，全网点击量近100亿次，实体书累计销量超300万册，2020年被国家图书馆永久典藏。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长与慢，作者以日更数千字的强度维持连续阅读，读者以订阅和追更回报这种强度。二者的关系是稳定的——一天不更，读者就会离开。

其次，到了网大与网络剧时代，出现网络文学IP的多向转译。当长剧本身不再足以承载IP的商业想象，改编开始向多个媒介分流。《橙红年代》《凰权》《扶摇皇后》《将夜》《斗破苍穹》《全职高手》等数十部网文改编影视剧密集投拍，2015年前后爱奇艺推动的“云腾计划”开放六百部IP版权，向网剧、网大释放长尾价值；腾讯动漫代理《绝世唐门》漫画电子版，蝴蝶蓝、猫腻、无罪的作品先后改编为手游。

这一阶段的关键变化在于改编，不再是单向的搬运，而是双向的协商。《斗破苍穹》电视剧播出后，网络出现两极分化的口碑：一部分小说粉丝认为改动太大，与原著不符；另一部分观众则由此进入这个“斗气大陆”。改编在扩大受众的同时，也必然会损失一部分原有受众。读者第一次发现，自己热爱的文字在影像里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再次，网络文学IP进入漫画与漫剧时代，即视觉的工业化阶段。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堪为现象级作品。这部小说2004年开始连载，2010年改编为漫画，由穆逢春主笔，在《知音漫客》连载15年，2025年9月26日完结，单行本累计销量达数千万册，全网阅读量超10亿。漫画版把武魂觉醒、小舞献祭等名场面视觉化，其“动态漫画”形态后来由长沙天使文化的抖漫团队接手开发，覆盖国内九成主流视频平台，全网播放量超4亿。

漫画的关键意义在于它训练了一批“看图叙事+”的读者。分镜、格子、网点这些视觉语法，在网络文学的连载阅读中是缺席的。读者一旦习惯了漫画的分格与留白，回头再看文字，便会自觉地追问“这一段该怎么画”。漫画于是成了网络文学与影视之间的一座桥——它让读者预先获得影像化的能力。

最后，也就是未完成的进行式——全民微短剧时代。据统计，2025年，微短剧行业主要生产环节带动就业岗位约133.3万个，全国相关企业超过十万家。与此同时，2026年上半年新上线的AI短剧超过22.19万部——相当于不到一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相关从业者与个人创作者超过50万。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调研把这一变化概括为“一人一剧组”：一个人加一台电脑，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剧组的活。横店式的产业带解决的是普通人能进组，AI解决的是普通人能独立成组。

至此，这条路径完成了它的全部行程，即从专业网络作家的独创文体，到全民模仿网络文学的形式。很明显，真正的核心是读者如何变成观众？体量到流量是表象，底下还有一层更深的迁移——受众主体的位置变了。

> 在长剧时代，受众是读者。读者的参与方式是订阅、追更、投月票、在书评区争论情节走向，他们的介入深度体现在“想象力”上。到了网剧与网大阶段，受众成了观众。观众的想象不再自由，但被组织得更为高效。到了微短剧时代，受众终于不只是观众，而成了准作者。这一迁移的终点是创作规则的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在长剧时代，受众是读者。读者的参与方式是订阅、追更、投月票、在书评区争论情节走向，他们的介入深度体现在“想象力”上。读者自己在头脑中完成场景的搭建、人物的动作、情绪的节奏。一部500万字的作品之所以能维持黏性，正因为每一章都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余量。

到了网剧与网大阶段，受众成了观众。想象的活儿被交了出去——导演替他们选定景别，锁定表演的音调与姿态，决定哪一段用慢镜头、哪一段用快切。观众获得的是被规训的想象——想象不再自由，但被组织得更为高效。

到了微短剧时代，受众终于不只是观众，而成了准作者。2026年上半年，22万部AI短剧里，绝大多数并非出自专业影视机构之手，而是普通人对既有网络文学形式的模仿与再创作。他们使用与网络小说同构的语法——金手指、重生、爽点、反转、每集一钩——把这套曾经属于平台的叙事规则，变成了大众自娱的日常技艺。这一迁移的终点是创作规则的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过去，一部网文能否被改编，取决于版权方是否愿意把IP交给平台，改编的方向由制作方决定，观众只是被动接收的一方。今天，一条短剧的诞生只需要一部手机和一套从网络文学里学来的叙事规则。规则的解释权，从专业机构手里，回到了受众手里，也就是“全民大众文艺创作规则的重建”。因此，新规则的分量正在于它不再是简单的人数增加，而是谁有权制定规则。

写到这里，需要回到一个更基本的追问：网络文学IP改编的真正动力来自哪里？常见的理解是替代。小说被漫画替代，长剧被短剧替代，旧媒介在新媒体面前节节败退。回到艺术本源上，我们不难发现，小说提供的是叙事的无限延展，漫画提供的是叙事的空间定格，动画提供的是想象的物质化，长剧提供的是完整时空的沉浸，短剧提供的是高密度的情绪兑现。它们不是同一件事的先后版本，而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真正被替代的，从来不是某一种媒介，而是某一种观看契约——长剧时代的契约是“我追你更新”，短剧时代的契约是“我为你点下一集”。

而在这一演变的终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尊重。从长剧到漫剧再到全民微短剧，这条路径常被讲述为媒介的胜利史或流量的胜利史。但真正发生的事是受众主体性的回归，这也是新大众文艺所遵循的底层逻辑。

体量让渡于流量，读者的想象力让渡于观众的经验，而最终，那套曾经只属于平台的叙事规则，被交到每一个普通人手里。专业的网络作家写出了第一批文本，专业的影视公司完成了最初的转译，而今天，一个陌生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一部手机和从网络文学里学来的语法，完成自己的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IP需要被重新理解：它并未消失，而是完成了一次下沉——从作品级IP下沉为语法级IP。过去，IP是可清点的，一部网文对应一份改编权，它的单位是作品，是合同，是“部”与“部”之间的清晰边界。如今这条边界正在消失。

22万部短剧里，绝大多数并未获得任何一部具体作品的授权，使用的却是从网络文学里学来的叙述规则——钩子的位置、反转的时机、“扮猪吃虎”与“打脸”的节奏。观众刷到这些桥段时，辨认出的不是某一部作品，而是网络文学的语法本身。

IP沉到日常里，藏在群聊中被反复套用的段子结构里，藏在无数人模仿的桥段里，也藏在一个人随手拍下、随手剪短、自己配音的竖屏剧里。这些都是IP，却没有任何一份合同。取代的只是可清点的作品级IP，留下的是弥散在日常里的语法级IP，它不再能被一纸合同框住，却处处在场。

这条路还远未定型。22万部剧、上百万人次的参演、50多万创作者——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于“谁有权讲述、谁有权观看、谁有权被看见”的重写。在这条路径上，受众不只是内容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内容的来源。于是，真正的问题不是“网文要不要向短剧低头”，而是在一个人人都能创作的年代，网络文学凭什么继续保持它的不可替代性。一是把短剧接不住的那部分内容做到极致，比如长篇的延展、内心的深度、地方的历史质感、作者的持续在场；二是让人成为目的而非手段，每一个拿起手机的人都有机会表达，而不是只有22万部AI短剧的生产者才有资格。

网络文学走到今天，靠的是让普通人拥有表达的通道。微短剧不过是这条通道的又一次延伸。它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提醒。当门槛被拆除之后，我们用什么来确认作品值得被做出来？这既是留给网络文学行业的问题，也是留给每一个拿起手机的人的问题。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本文为其主持的“2026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社会教育（社科普及）”专项课题（课题号：26SJC-53）阶段性成果］

AI剧爆发式增长背后——

实现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的有机统一

□李 玮

> 推动AI剧与新大众文艺的良性发展，既要充分发挥AI技术的赋能作用，释放全民创作活力，深化IP业态融合，也要加强行业规范和引导，强化版权保护，守护人类原创创意，扶持精品创作。只有实现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的有机结合、规范治理与创新发展统筹兼顾，才能让AI剧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载体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视频模型快速迭代的浪潮下，AI剧（含AI漫剧、AI仿真人短剧等）以爆发式增长态势闯入大众视野，成为新大众文艺领域最具颠覆性的新形态之一。不同于传统影视、动漫作品高门槛的创作模式，AI剧凭借技术赋能打破了文艺创作的专业壁垒，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从文字到视听的跨越，深化IP业态融合，开启了“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创造”的文艺新图景。但与此同时，AI剧爆发式增长背后的隐忧也随之凸显，同质化、低俗化泛滥，AI洗稿和版权侵占、人类创意被挤压等问题，成为制约AI剧健康发展、阻碍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前行的瓶颈。

AI赋能：新大众文艺跨越式发展的新契机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质是“全民参与、全民表达”，此前这一特质主要集中在文字创作领域，网络小说、短文、诗歌等载体让普通大众得以释放创作热情。而AI技术的介入，尤其是AI视频生成技术的突破，重塑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格局，既实现了全民创作的跨界延伸，也推动IP业态的深度融合，为新大众文艺注入了全新活力。

传统影视、动漫创作属于资本和专业人才密集型行业，从剧本创作、角色建模、场景搭建到拍摄剪辑，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还对编剧、导演、剪辑、美术设计等专业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普通大众难以涉足，只能作为“旁观者”享受文艺成果，无法真正参与创作过程。而AI技术的应用，彻底打破了这一高门槛壁垒，让“人人能当创作者”的口号变为现实，推动新大众文艺的全民性实现质的飞跃，完成了从文字创作到视听创作的普惠性延伸。

AI剧的创作门槛大幅降低，核心得益于技术对创作流程的全链路简化与成本压缩，这一点有明确的数据和案例支撑。据相关报道，常规AI漫剧的制作成本已能控制在每分钟几百元，而传统普通短剧单部成本达40万元至70万元，S级头部剧集成本更是高达150万元至300万元，AI剧让制作成本至少降低50%。在时间成本上，传统真人短剧的制作周期通常在3个月左右，AI短剧的制作周期已从“月级”压缩到“天级”，甚至有团队实现“单日量产一部剧”的速度，灵矩动漫更是达到月产70部的规模。更具代表性的是，3人小团队仅用48小时、花费3000元（其中2000元为算力成本），就完成了AI短剧《霍去病》的创作，而按照传统流程制作同类战争题材作品，不仅需要数月时间，成本更是高达数百万元，效率提升极为显著，印证了AI技术对创作门槛的颠覆作用。

技术门槛的降低，让普通创作者无需具备专业的影视制作技能，只需依托AI工具，就能将自己的文字创意、故事构想快速转化为完整的视听作品，真正实现“全民创作”的落地。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达到千万播放量的AI仿真人短剧已有37部，播放量在3500万以上的AI漫剧已有22部，其中多数作品来自中小创作团队甚至个人创作者。

AI漫剧：与网文同频共振、同步生长

以AI漫剧为例，其叙事形态呈现出鲜明的媒介特征。

首先，AI漫剧带有强烈的网络化特征。90%以上的AI解说漫（剧）、漫剧、真人剧内容，均直接源自网络文学改编，或呈现出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叙事特征。其中，当下解说漫（剧）的内容来源高度集中，绝大部分出自知乎盐言故事、番茄小说、黑岩故事等平台的短篇网络文学作品，依托网文的强情感和快节奏特质，快速抓住受众注意力。

国内AI漫剧制作公司酱油动漫，其首个AI漫剧项目《跨界祖师爷》，便改编自同名爆款网络文学IP，凭借原著积累的粉丝基础，叠加AI技术的高效呈现，顺利打开市场。2026年开年的AI漫剧《三千庇护》，改编自网文《我在永夜打造庇护所》，以“永夜大陆+诡物危机”为核心设定，借助AI技术精准还原诡谲的黑夜场景与震撼的庇护所特效，凭借“主角磨碎诡石造屏障”的反套路情节，一度登顶抖音漫剧热播榜。值得注意的是，酱油动漫创始人酱油，在涉足AI漫剧领域前，拥有十几年网络文学创作经验，深厚的网文行业积淀，为其AI漫剧创作精准把握受众偏好、挖掘IP核心价值提供了有力支撑。

其次，AI漫剧呈现出与网文发展同频共振、同步生长的独特态势，二者形成深度绑定、互相赋能的发展格局。尤其在解说漫这一核心赛道，女频主流题材几乎实现全品类同期上线、同步爆发，甜宠、重生复仇、萌宝等网文经典叙事范式，在AI漫剧中快速落地、精准呈现，均收获了亮眼的播放成绩。

更值得注意的是，AI漫剧并未停留在对网文套路的简单复刻，而是在传承网文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突破，前沿设定与正向价值观作品同步涌现，形成“流量爆款与价值表达并行”的健康生态。在AI拟真人剧领域，头部IP改编成为重要趋势，《武极天尊》《仙剑奇侠传》等网文IP均已被改编为AI拟真人剧，借助IP的国民度与AI技术的还原能力，实现热度与口碑的双重突破。此外，具有无限流设定的经典IP《惊悚乐园》（三天两觉）改编的AI漫剧，在B站上线仅48小时播放量即突破百万，单月营收突破5000万元，创下AI漫剧单月营收新纪录，同时带动原著小说的阅读量大幅增长，充分体现了IP业态融合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悬疑类、历史类等小众网络文学类型文也被改编，《诡异命纹》《大明贤婿》等作品播放量破亿。

再次，AI漫剧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影视剧的题材创作限制，让许多此前因技术、成本等因素难以落地的题材获得了制作机会，尤其带动了科幻剧、互动剧等小众题材的创作热潮，推动影视内容生态更加多元。其中，知名科幻作品率先实现AI影视化改编，开辟科幻题材创作新路径。《太阳坠落之时》作为国内首部全流程AIGC制作的科幻短剧，改编自科幻作家张冉荣获第七届华语科幻星云奖中篇金奖的同名作品。被刘慈欣盛赞的科幻IP《宇宙尽头的书店》，也被改编为AIGC科幻短番。

末世题材、无限流题材在AI漫剧中大量涌现并持续走红，成为AI漫剧的核心优势题材。在传统影视创作中，末世题材往往因场景渲染难度大、呈现成本高而难以量产；无限流题材则因剧情碎片化、场景切换频繁，给拍摄与后期制作带来巨大挑战，而AI技术恰好精准解决了这些痛点，凭借高效的场景生成、低成本的特效呈现能力，让这类题材的规模化创作变得高效且灵活。

AI漫剧在发展初期便开启了互动剧的探索，借助AI的实时反馈能力，打破了传统影视“单向传播”的固有模式，成功实现观众从“看剧人”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这也是传统互动剧因技术限制难以实现的一大突破。传统互动剧普遍存在剧情分支有限、互动反馈滞后、制作成本高昂等问题，而AI技术能够根据观众的实时选择，快速生成对应的剧情走向，丰富互动维度、提升观众的沉浸感与参与感。例如，互动AI漫剧《诡舍》改编自番茄小说巅峰榜同名小说，AI漫剧增加了互动环节，借助AI技术实现剧情的实时互动，让观众在追剧过程中自主选择求生路径，进一步放大了作品的代入感。

爆发式增长背后的问题和对策

AI剧的爆发式增长，为新大众文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由于行业发展尚处于初期，缺乏完善的规范和引导，加上资本的盲目涌入和部分创作者的急功近利，一系列突出问题随之显现，不仅影响了AI剧行业的整体口碑，也对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挑战。

数据显示，2026年平台单月上线漫剧超万部，但题材高度集中在玄幻、赘婿、霸总、重生复仇等套路化类型，剧本重复率高达78%。另有数据显示，70%的AI短剧都在拍逆袭、重生的老套路，同质化问题极为严重。低俗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部分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和关注度，刻意在作品中加入低俗、暴力、色情等元素，违背公序良俗，污染文艺环境。例如，部分AI短剧过度渲染“拜金”“复仇黑化”等负面情绪，传递扭曲的价值观；还有部分作品刻意制造低俗噱头，缺乏正向的文化引导，不仅影响了AI剧行业的整体形象，也对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AI技术的便捷性也带来了严重的版权问题，AI洗稿、版权侵占成为AI剧行业的高频乱象，不仅侵犯了原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生态，制约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AI剧与新大众文艺的良性发展，既要充分发挥AI技术的赋能作用，释放全民创作活力，深化IP业态融合，也要加强行业规范和引导，强化版权保护，守护人类原创创意，扶持精品创作。只有实现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的有机结合、规范治理与创新发展统筹兼顾，才能让AI剧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载体，助力新大众文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新时代的文艺生态注入持久活力。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